

宋 葉隆禮撰

契丹國志

下冊

(國學文庫)

總發售處

文殿閣書莊

宋 葉隆禮撰

契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志

下冊

(國學文庫)

總發售處 文殿閣書莊

契丹國志卷之十 紀年

宋 葉隆禮撰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

起東北方互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一作赤氣在旁○夏四月朔日食陰

雲不見○是歲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

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

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詣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之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

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日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宋屢遣講和之使故務

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
 韃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為愕然○秋八月天祚以林摠
 來使而失情遣使復來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
 保先牛温舒詣宋為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
 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無一本或一字月朔日食

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天慶元年宋徽宗政和改元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

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珍玩而貫所資皆極珍奇至運兩浙
 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

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天慶二年

宋政和二年

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諸將在千里內者以故事

皆來會適遇頭魚

○一本魚下有酒字

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將承恩堂刊本作酋次

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在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

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

骨打誠服本朝

此四字承恩堂刊本作小人何知

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

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捨

承恩堂刊本作舍

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

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

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

有趙三阿骨

承恩堂刊本作鷓

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

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

指揮就送咸州取勸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天慶三年

宋政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食○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

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骨產等竝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

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

敢畱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天慶四年

宋政和四年

秋八月女真阿骨打伐遼

此二字本始

承恩堂

用粘罕胡捨爲謀主

銀朮割移列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攻

承恩堂本犯

混同

江之東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

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

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女真服屬大

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

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

健能擒鶯鶯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

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

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

先是州有權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
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旣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

白山之阿木○一作
朮下同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破寧江州中輟不行○十月差守司空

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
弟充東北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

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

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

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軍營

隨行○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

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

馬三千

初女真之用師此二字承恩堂
刊本作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

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卽降宣箚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竭琳等皆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蕃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離朶涑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郎君詳穩蕭河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

使張維協副之獨涑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幹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卽領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尙餘三萬眾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閒遂爲女真攻破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槩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女真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揀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竝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鬪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天慶五年

宋政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

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

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

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刃

承恩堂刊本

破賊

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僞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

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將

承恩堂刊本作酋下同

曰始與汝輩起兵

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爲之柰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將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亙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

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眾軍隨而敗潰始悟
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
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橫帳
與眾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
燕王判燕京畱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
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
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賚御札馳報燕王時
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畱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真所敗
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
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
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
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畱首級以獻單騎由閒道避章奴賊眾趨廣平甸待罪天
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眾數萬直

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真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竝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至秦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不可深入竝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洵洵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作上推賞○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天慶六年

宋政和六年

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

垣入府衙登廳問畱守所在給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

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畱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竝斬首卽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畱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讎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畱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堂弟爲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

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疑其守兵以精騎閒道渡海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閒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筭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畱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爲所斷三日不得渡眾以饑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尙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路都統闍母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卽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五日進兵檄到瀋州眾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爲備是日探聞東北有軍擁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也平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眾若招之爲軍彼可報怨此且報

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竝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又科敷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箇山筍寨至十一月二十四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辦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爲張關羽所殺○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畱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竝以屯田爲備○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

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爲北樞密使蕭查刺同知樞密院使閒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或非遠近傳爲笑端有人聞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刺授西京畱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訥波勃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侯槃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竝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天慶七年

宋政和七年

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

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剗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後宜營前錦後錦者亦然有乾營顯營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衛州蒞藜山

遂畱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
眞前軍已過明王墳卽召大軍會徽州○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
月無異○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至登州岸具言女眞兵來攻奪遼東地
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
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眞邏者不
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
之法別遣使女眞講賣馬舊好

天慶八年

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

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

東未陣而潰初女眞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
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
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鬪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眞入新
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眞焚掠而去所經成承恩堂刊本作盛懿濠衛四州皆降犒
勞而過女眞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盪巫闔

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真以馬疲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爲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今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卽以謂威德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秋女真破

承恩堂刊
本作陷

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

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竝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

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克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府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克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略曰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嶽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蔭

承恩堂刊
本作胤

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

飛霜疇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馘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爲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如遙芬多馘皆非美意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

歸易其文隨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爲謝乃解尙人答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楊立忠回云册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卽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天祚皇帝中

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二年改春有赤色大三四團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

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夏金人攻破本承恩堂刊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

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

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

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

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修葺巡

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

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蕃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差又

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饑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

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四月朔日有食之

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冬十月朔日食

保大元年

宋宣和三年
金天輔四年

春日有肯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鈺金而湧日旁

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

國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畱不進被誅本部隊長

羅青漢董仲

○一作重

孫倡率怨軍作亂攻綿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覲援兵

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畱

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

○舊校云一本令徽

劉舜臣甄五臣各領餘兵六千人悉

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覲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

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

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

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脇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竝奏卒

從蕭幹之議遼自金人攻伐

此二字承恩堂刊本作侵犯

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

宗廟邱墟天祚尙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

處萬機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魯王竝

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覲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覲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畱晉王時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卽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覲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爲人下若擒余覲則他日吾曹皆余覲也不若縱之爲利皆曰喏於是給云追之不及余覲旣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保大二年

宋宣和四年
金天輔五年

春金人破

承恩堂刊
本作陷

中京

中京奚國也

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

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礪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覲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

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卽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覲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覲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三月報余覲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畱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諭畱守蕭查刺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疋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爲左右所殺金兵至雲中蕭查刺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畱精兵二百騎與畱守自衛而追天祚幾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爲都統逐出蕭查刺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畱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彌旬破城執馬權韓執

謙等盡殺諸軍破

承恩堂刊
本作陷

朔應諸州擄去羣牧良馬三萬正天祚自奔夾山命

令不通

○一作行

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

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邀張

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

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

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爲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

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

雖以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出己上也李處能奭等數十

○一作百人

各以定策功

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爲

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爲肉柱杖謂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

入禁中以爲諧謔夫婦共爲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臯彥良夫婦之首於市

人爭鬻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

之風皇天無私自廢興之數事貴得效人難力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

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篡圖之爲難尙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懷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感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尙不忍從柰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予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循○一作一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予至懷○燕王自稱帝以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爲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討府諸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是時宋命太師童貫

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賚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童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招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路之眾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珩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眾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竝聽劉延慶節制以劉幹字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瑄爲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關

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竝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馬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畱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從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箠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爲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一作翰下同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欲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退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尙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詵俟益謂其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蕃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刺司遼民遭金人入寇往往竄山

谷沙漠閒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饑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
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旣而散處涿易閒侵掠平民甚於盜
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正罪以此取
悅人心○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
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侍小底查刺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
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
降封爲湘
西謂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眾欲誅之淳撫
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
等州復爲金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諡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以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爲內應募牒者投之
并通書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鹵酋以踐往者歸朝滅鹵之言處溫
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答及淳臥病知必死授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旣

陰王秦者乃天
祚次子秦王也

湘者天祚
降封爲湘

亟蕭幹與大石林牙矯命宰相侍疾獨處溫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爲備給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卽位於柩前改元德興○蕭后者燕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眞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爲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溫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卽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宣筭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己落髮爲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太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併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凌遲處斬命籍其家貲得見錢十餘萬貫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

死後恐遼國將亡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李奭爲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爲廟錄其孫一人○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襲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秋成竝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竝隸劉延慶爲嚮道軍聲大振○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眾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閉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已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之人皆死鬪藥師屢敗奔門不

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
 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畱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
 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眾軍遂潰
 自相蹂踐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
 牛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媿
 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

蕭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媿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天祚皇帝下

保大三年

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

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

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左企弓等辭於國

門后曰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卿等努力

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

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啓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

義劉彥宗

一作忠

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坐眾呼萬歲

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礮繩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竝放

罪○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

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

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

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軍

從蕭幹畱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時奚中闕食○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軍馬於鴈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就糧於後者悉爲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旣失老小忿怨爲蕭幹所誤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是時蕭幹旣敗於腰鋪其黨夔離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僞阿骨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保檢契丹塗金印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甥常哥餘免本罪○張穀者平州人也登進士第建福元年授遼興軍興軍乃平州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全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萬穀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王燕死穀度契丹必亡籍管內丁壯

充軍得萬

○或作五萬人

馬一千疋招豪傑潛爲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

立愛知平州穀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穀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穀事問參政知事康公弼曰張穀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加穀爲修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穀何如左企弓輩以爲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也公弼舊爲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穀諭以粘罕之意穀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爲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畱守事穀

○本又作而

實欲圖之也○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

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諡爲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穀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明公

臨巨鎮握強兵盡忠大遼必能使我復歸故土而人心亦有望於公也穀召諸將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於松亭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遼議其後也若明公仗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叛降之罪而戮之盡放燕人歸業南宋必無不納燕人

○一無燕
二字

則平州藩鎮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

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又何懼焉穀曰此大事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

謀可邀之密議石至與之謀而陰合次日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畱守令召燕

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於灤州西岸聽候差議事

官趙能就往疏

○一作數

其一十罪曰天祚播還夾山不卽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號

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閣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

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

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而失業

者九也敎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辭以對遂縊殺之○六月榜示燕人

除畱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逐戶拋下田宅爲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

徒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恤存有官者津○一作盡遣赴關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穀聞之喜爲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灤州乃太祖建立也詹度得張穀納土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語穀毋遽恐爲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母國王將騎三千來問罪穀帥兵拒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熟且去今冬再來穀卽妄以捷聞于宋邀其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張穀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款於大宋通好於蕭幹而緩急求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穀放歸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嗣承恩堂刊本作弼力爭以爲不可恐開金人禍端乞斬汝弼以徇宋朝不從授穀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擢待制穀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穀挺身走欲閒道如京師爲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

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保大四年

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

秋七月金人破應蔚等州○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

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

力諫曰自金人初破長春遼陽

東京也

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

常歲受禮處

而都中京及

破上京則都燕山及破中京則幸雲中及破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

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

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強率諸軍出夾山

下漁陽嶺取天德軍

遼國改豐州也

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

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

後乞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夾山

○一作陰夾山

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

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

戍雲中乃率達靺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

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而殂遼國遂滅○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攄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攄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卽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

去則涇波濁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爲覆轍數世後遊田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遷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鄰封以至捕海青於女真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孱庸部曲紛擾強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柙誰負孟賁之勇觀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變太祖行兵御

眾后嘗預其謀太祖常度磧擊黨項畱后守其帳黃頭臬泊一作泊二室韋乘虛合

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后有母有姑皆踞

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

事太祖以叔母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畱

之使牧馬于野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

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爲謀主後爲名相○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

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

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者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

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

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

矣太祖乃止○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爲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

中朝野因號爲斷腕太后上京置義節節義一作寺立斷腕樓且爲樹碑○先是后

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

帝至墓所卽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

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太后曰吾非不欲從

先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構怨帝用兵連年中國疲憊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

太宗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

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

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晉復來請

和卑辭謝過疑其語忿謂無和意乃止○太宗自大梁回師崩於纒承恩堂刊本城

諸將奉東丹王突欲之子兀欲爲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

則葬汝矣○先是太祖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數百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奉

兀欲勒兵北歸太后聞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爲先鋒相遇於石橋李彥

韜本從晉主北遷是時隸太后麾下爲擺陣使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太后於太祖墓側居之沒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蕭爲氏后之生也有異於常及長聰慧美姿容帝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律後爲穆宗述軋篡弒之時衆所擁立次曰蒙兀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幹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太宗崩於欒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喪暨穆宗卽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爲宮人世宗從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卽位爲景宗次日平王荆王吳王寧王河閒王世宗既登位册爲皇后后少而端重風神閑雅暨正椒宮繩治有法自太祖太宗連年戰爭驅馳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嗣位爲部族所推而神志昏惰國人至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

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爲帝帝承強盛之餘憤憤無立志后與參帷幄密贊大謀然奄奄歲時旣而有火神淀之弑后并害焉其後后之子明記復爲部眾推立

葬于盤巫閭山立陵其側建廟樹碑

碑文翰林學士李昉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厭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旨后初產之

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則帝居藩時納爲妃暨卽位后正中宮是時契丹繼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鎮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蠟丸帛書求援以爲強帝不能甚應之后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弑帝酗酒罹禍焉后無子眾共推立明記是爲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尙書令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爲北宰相蕭思溫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卽位國事皆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超封魏王共決大政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名隆緒卽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番名高七封齊國王次名鄭哥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

北宰相畱住哥署駙馬都尉次日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畱守悖野次日延壽奴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爲鹿所觸死后卽縊殺肯頭以殉葬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蕃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宮中后聞之繫撻覽阿鉢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后願以爲夫后許之使西伐達靺盡降之因謀率其眾奔骨歷札國結兵以篡后后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爲婢所發后酖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略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趣威虜軍順安軍東趣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眾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淀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后爲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

帳前問勞設館

此二字承恩堂
刊本作館設

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

云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是年帝上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

諡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慎靜寡言聖宗選入宮生木

不孤卽興宗次日達姐李又公主二人册爲順聖元妃三兄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撒又尙燕國公主兄解里尙平陽公主陳六尙南陽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孝穆女爲興宗后弟高九女爲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嫔姬竝擢顯官齊天后蕭氏本正后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顧待隆渥元妃妬恩媚寵讒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聖宗崩元妃自立爲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

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
天皇太后駙馬蕭懇得一子正梯自景宗朝承天后禳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
比之皇子尙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勳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
木柵里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皆功臣駢首誅夷內外嘆憤犯賊
等人累朝切齒雖經赦宥竝不敘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
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於出入宮掖詆慢朝臣
賣官鬻爵殘毒蕃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爲奴者衆矣后姊秦國夫人早
年嫠居艷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
后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
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面蕃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
各弄權○一作合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
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
護位太保耶律劉三等定謀廢后召硬寨拽刺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

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宮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徒餘黨竝誅是時乃重熙之二年也法天旣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點檢王繼恩內侍都知監門衛大將軍監南北面蕃漢臣僚其作○一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竝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后蕭氏應州人法天皇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三子長曰洪基卽道宗次曰紇根名洪道封燕王又次曰壽干名洪德封晉王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卽匡諫多所宏益洪基卽位尊爲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清寧五年后崩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爲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爲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人節度使蕭槁刺之女也奉先保先兄弟

皆緣后寵柄任當朝后性閑淑有則度遭女真之難天祚荒淫后不能違以至禍
敗焉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覲雲中起兵兀室誅余
覲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
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侍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
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閒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
預防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天祚

登位册爲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真之禍日日侵迫而天
祚醉心畋遊不以爲意一時忠臣多所疎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莫嗟塞

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爲

○一作畏

女真不如塞卻姦邪路選取賢臣直須

此四字承恩堂刊本作好

人人直是

臥薪而嘗膽激壯士之捐身便可以朝清漠北夕枕燕雲詞多不備載其諷

切不避權貴如此又曾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干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
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竝居藩翰位

此四字承恩堂刊
本作連藩屏翰

私門潛蓄爪牙

兵可憐昔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銜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盡天祚遊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誣告余覲欲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於是戮撻曷里并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

論曰孽呂專朝則人彘喪妖媚之質艷武稱制則羅網碎王侯之軀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夫悍卒所無而於婦人女子乎見之初興之述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酋之屠戮而不能忍於長陵之投淚能勇於南侵之塗炭而不能忍於辟陽之割恩齋天可殺也不大橫歟武轍可尋也不伊感歟若乃海濱降號不見泣竹之妃賈禍詩譌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造末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諸王傳

東丹王 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麤布十萬疋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

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爲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資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於鑿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可三十里有望海寺也○唐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卽位爲世宗葬之鑿巫閭山諡讓國皇

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津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爲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諡曰恭順皇帝一子

拽刺封趙王爲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隆慶蕃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

時與羣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

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爲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肅后以行

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畱守封秦晉國王又拜尙書令尋薨葬祖州

諡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蕃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遙授

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爲東京畱守崇建宮觀備

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

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狠愎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

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眾集○一作聚射斬而鬻之流血滿前飲啗

自若意志○一作氣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爲皇叔後因遊獵伺閒

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著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略過人

聖宗雅作推愛諸姪每誠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

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川無川字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著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

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殲後渤海高頽樂反又

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畱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著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

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

王加尙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竝竝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嚙上國嫡庶

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

鮮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問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外戚傳

述律魯速述○一本同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為酋長少壯武有膽略部人憚

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魯速以兵從

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

馬都統軍子屈列尙奧哥公主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持作○一射自太祖時

從平諸蕃常率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少無○本多掃古撒

已死矣太宗每嘆曰斯人尙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節度使

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尙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賦承恩堂刊

性謹重未嘗有過為太宗所知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

濼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瘡流血滿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

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蕭守興著名喂呱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為祇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

藩燕燕爲妃卽位册立爲后守興以后父爲侍中共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見僭叛悉平南宋侵作○或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興柱石非材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又遷尙書令封魏王任遇彌堅年旣昏耄事多徇私更有言韻微訛者抉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孝穆 蕃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爲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眾數萬命孝穆爲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宿石貞柵于金閭山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爲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爲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奧只 蕃名播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麼之子撻里麼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爲祇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

堂刊本
作昇

來使奧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

信與昇論談移日曲盡其懽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

徽使封鄭王

論曰漢王諸呂炎光幾矇唐柄三思皇運斯厄古今外戚之家未有不驕奢恃

權馴至於蹶且敗也述律諸人起兜鍪連輝赫奕有纍纍金印之封無彰彰鷗

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所以亡竟不出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時

君終當以后族爲永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 列傳

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畱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

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敍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畱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援石晉得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徽卒於契丹

張礪 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岌征蜀時爲掌書記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爲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鈞爲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爲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爲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爲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南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答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爲公卿百官以礪爲翰林承旨兼吏部尙書太宗旣入大梁一時蕃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荅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於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

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居恆州蕭翰麻荅以鐵騎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於先帝云北人不可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畱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趙延壽 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爲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會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也後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

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問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代承恩堂刊本作伐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之經略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一作軍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與其弟延照將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

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眾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轉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

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畱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畱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蕃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於契丹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國承恩堂刊人名曰蕃漢雜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閒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蕃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蕃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於麻荅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歎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列傳

蕭翰 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爲太宗后翰始以蕭爲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畱欲畱親信一人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畱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會同末年此四字承恩堂刊本初翰聞北漢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從益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畱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恆州以兵圍張礪之第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麻荅 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

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畱守至相州崔延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而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灸而殺之欲以威眾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閒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畱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餉遼兵眾心怨憤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尙強猶豫

未決會楊袞楊安等軍出契丹畱恆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諫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延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恆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

酖殺之

耶律郎五

卽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

大梁以郎五爲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

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都

承恩堂刊本無都字

杜重

威常懼華人爲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

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

分麾長驚而谿壑難滿剽掠窮凶遂使忠臣鬱憤恚之胸生靈塗肝腦之血不

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列傳

盧文進 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

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為新

州團練使及晉王刊此三字承恩堂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

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作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

行至祁溝關無關本多聚謀作亂文進有少女字一本女而艷存矩求為側室文進

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眾奔于契丹後引契

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萬德

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

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歲

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息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

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

堠常苦鈔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唐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

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閒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叛亂南北之閒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考其成敗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此未有不爲之慨然者

耶律隆運 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願謹愨智略過人景宗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東頭供奉官充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知燕京畱守又遷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隆運自在景宗朝

承恩堂刊
本作廟

翼決庶政帝后

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

○一作族

等十餘人竝赴行帳

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婭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勅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

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蕃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爲皇帝時年十二後爲聖宗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太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同政事進封楚王賜姓耶律氏及改賜今名未幾拜大丞相充契丹漢兒樞密使南北面諸行宮都部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爲相以來結懽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閒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晉王授尙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勳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旣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爲奇怪入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蕃漢名醫診視朝夕不

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轎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眞容置之殿內其眷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兄弟九人緣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三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署等官隆運薨無子帝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王隆裕之子始封廣王未幾徙封周王歷中京畱守平州錦州節度使宗業薨葬乾陵側宗業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歷龍化州節度使燕京畱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中宮策立明睿鎮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釋肺腑之戚玉譜聯名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謂之千載之逢而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

歷事聖宗朝爲著作郎中允又爲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爲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兵幽薊承恩堂刊來求關南時宋慶曆二年也先是

西

○一本西下有夏字

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爲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

苦兵閒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爲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辯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賚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甌館許增以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衄呂夷簡畏之契丹旣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顯貴不絕爲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

論曰臣於慶曆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每爲之三嘆焉契丹之禍始於石晉

契丹國志卷之十九 列傳

馬保忠 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士○一無人賢其行自力

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賑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

郎殿中丞興宗朝爲樞密使尙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綱溺志

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師者官爵非人妄有除授保忠嘗從容進諫帝至怫然

怒之詳見帝紀又嘗上言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

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

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後數年保忠卒賜諡曰剛簡

論曰官不當則人多覬覦源不清則下皆奔競契丹自重熙之時私謁肆行除

授無法膜拜之徒亦授以公孤之官其濫極矣保忠雖空臆無諱然言諄聽藐

末如之何哉

張琳 瀋州人也爲人忠義懷慨有大志在道宗朝爲祕書中允天祚立兩爲戶

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眞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

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粉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三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爲來攻閒道以精騎渡河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其後女真援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其後授燕京副畱守與燕王淳同守燕淳僭位改元命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實疎之也琳鬱鬱而卒

論曰張琳丁時孔難則痛心於鄉國之危遭家不造則扼腕於燕王之立女真

之勢湯湯方割揚灰注海安得不淪惜承恩堂刊本作借其悵悵問鼎之間曾無死清

君側之志此姦人得以誑之而大節不無少貶歟

蕭奉先 天祚后族也嗣先保先皆其弟奉先在道宗朝爲內侍供奉又爲承旨歷吏部尙書緣恩宮掖專尙詔諛朋結中人互爲黨與至天祚朝毬獵聲色日蠱其心防微不早女真始起承恩堂刊本作亂奉先時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方

混同江諸蕃大會之時天祚已疑阿骨打密謂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

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此四字承恩堂刊殺之

傷向化心設有異志叢爾小國何能為天祚乃止天慶四年阿骨打興師此二字承恩堂

刊本作始叛屠寧江州次年阿骨打又至弟嗣先以殿前都點檢充東北路招討使蕭

撻勃也副之未陣而潰既而出河店之戰嗣先又敗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由此

士無鬪志望風奔潰保先亦奉先弟也為渤海畱守太承恩堂刊師政令嚴酷亦

以女真之難為高永昌所殺此七字承恩堂刊本天慶九年女真攻破承恩堂刊

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

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其蒙蔽欺罔類皆如此又誣告耶律余覲欲立晉王

余覲叛奉先曰余覲宗枝非欲亡遼者不過求立晉王耳天祚惑之賜晉王死聞

者揮涕眾心益離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國亡天祚奔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

此皆汝之罪宜亟去不然恐汝及禍并累我行未十里左右執而殺之

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也少而狡桀倜儻不羣軒然夷倨才濟其姦與蕭奉

先雅相厚善初爲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猾性巧善諛佞人在天祚朝秉國樞柄凡十五年女眞連年之難儼與奉先蒙蔽爲欺以至於亡天祚不悟也儼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温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奉先爲內主温不能勝及儼死奉先又薦其姪處温爲相竟至亡國惜也儼不逮稟街之戮云

耶律余覲

一名余覲

一作都

姑國主族人其妻天祚文妃之妹也文妃生晉王最

賢蕭奉先忌之誣告余覲謀立晉王

承恩堂刊本無此四字

余覲奔歸女眞女眞以爲西軍

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有異志其軍下有合董也失其金牌女眞疑其與林牙暗

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軍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

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

此二字承恩堂刊本作郡守

之契丹漢

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

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

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覲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

余觀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

北人稱雲中爲西京

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

中得余觀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觀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百遂不納投達韃韃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韃善射無衣甲余觀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大實林牙 林牙者乃其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北地閒無姓者

大實既降女真與大將粘罕爲雙陸戲爭道相忿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詔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

大晉

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余觀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

城去上京三千里

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

余觀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

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論曰亡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亡之也非女真也夫國之盛衰視其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后族惑於奉先儼之欺蔽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晉王不當害而害之夾山之禍有自來矣舉二百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姦諛之誤國其明效大驗至此極也悲夫

蕃將除授職名

高唐英

彰德節度使

崔廷勳

校者註麻峇傳內作延勳

大同節度使

高模翰

河陽節度使

潘聿撚

元欲婿

橫海節度使

畱珪

元欲弟

義成節度使

劉晞

常為樞密平章事

西京畱守

耿崇美

昭義節度使

蕭海真

元欲妻弟

幽州節度使

楊穉

承恩堂刊本通事

姑契丹

忻州節度使

楊克

武定節度使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

晉表

晉出帝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竊否極天缺地傾先

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族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

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

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

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

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

恥自貽顛覆

○一作墜

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

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

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

皇太后降表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

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祀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澶淵誓書

宋眞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竝可依舊存守洵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

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

○又作獻

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

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

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
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
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
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竝可依舊
存守洶濠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
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
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
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

契丹興宗致書

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貳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

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

欲洽於綿遠固將有以披陳切緣

瓦本承恩堂刊

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乎

承恩堂刊本

今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

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石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富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

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審專命

將臣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

○又承恩堂刊

累曾尙主克

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亦宜垂報

○一作赦

邇者郭禎使

承恩堂刊本

至杜防人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

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

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

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居春陽善綏冲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契丹皇帝闕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古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係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堡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曷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失爲愆溢之患既非疎導當稍善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二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

達應切感恩甫屬清和妙臻哉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癸未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契丹

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逋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并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鑒共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襪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

白溝交割兩界澹淀已前開畝者竝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竝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進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卽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竝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以目前停畱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竝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以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議割地界書

契丹道宗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如宋言代北對境有割地請遣使分畫其後宋割棄地五百里以分水嶺爲界時宋神宗熙寧七年也
大遼求地界書 維咸雍十年歲次甲寅三月大遼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

下切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其

承恩堂刊
本作於

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聞於違越理須至於敷陳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土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伐壘或存止居舍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折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墩之處各差官員同共檢照○又作點早令毀撤卻於久來元定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實穩便顯俟准依宋朝回書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三月大宋皇帝謹致書大遼皇帝闕下辱迂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保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陲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俱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或事

由夙昔固難徇從誠有

此二字承恩堂
刊本作或誠

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

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堦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細料英聽洞垂照悉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一

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

襲或五襲七件紫背

承恩堂刊
本作青

貂鼠翻披或銀鼠鶯頂鴨頭納子塗金銀裝鑲金

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綠帛皺皮鞞金玦京阜白熟皮鞞細錦透背清平內製

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疋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鞞二具白楮皮

黑銀鞍勒氈鞞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鞞二具白楮皮裏

承恩堂刊
本作裏

筋鞭一

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阜雕翎獬角

飽頭箭十法清

承恩堂刊
本作漬

法麩麪麪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櫪碗蜜漬山果十束

櫪皮列山梨柿四束櫪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麪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麪杭麩

梨鈔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椀牛羊野豬魚鹿腊二十箱御馬六匹散馬二

百匹○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鈿錦

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紗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

鹽國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鷲禽日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

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

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鞞二緡此四字承恩堂刊本作二量紅牙笙笛觥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

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雜

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觔岳麓茶五觔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

國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綾紗縠絹二千

疋雜綵二千疋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史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

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件內諸司供帳分爲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

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

使館伴迓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

帛羅氎冠衣八件金鞞鞞帶烏皮鞞銀器二百兩綵承恩堂刊本作絲帛二百匹副使阜

紗折上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鞋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
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四匹中節二十人
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四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衣四件
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四匹竝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稭
粟各十石麪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稭粟各七石麪十五石羊
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縷幡
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
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
賜大使盤毬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
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匹竝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
綾花緇錦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荆館
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爲送伴緣路累賜設

外國貢進禮物

新羅

○一本
作高麗

國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抱肚一條五十兩

金沙羅五十

兩 金鞍轡馬一匹五十兩

紫花綿紬一百疋

白綿紬五百疋

細布一千

疋 粗布五千疋

銅器一千觔

法清酒醋共一百瓶

腦元

○一作光

茶十觔

藤造器物五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木刀櫛十箇

細紙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人使各帶正官惟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彩御衣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

細衣二襲

金塗鞍轡馬二匹

素鞍

轡馬五匹

散馬一十四

弓箭器仗二副

細綿綺羅綾二百匹

衣著絹一

千匹

羊二百口

酒果子不定數

竝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

衣二襲

錦綺三十疋

色絹一百疋

鞍轡馬二匹

散馬五匹

弓箭器仗一副

酒果不定數

上節從人

白銀帶一條

衣一襲

絹二十疋

馬一匹

下節從人 衣一襲 絹十疋 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四 羸馬二百匹 駝一百頭 錦綺三百疋

織成錦被褥五合 從容研石井鹽各一千觔 沙狐皮一千張 兔鷲五隻

犬子十隻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餘竝與新羅○一作高麗國同惟玉帶改爲金帶勞賜人使

亦同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獻

玉珠 犀 乳香 琥珀 礪砂 瑪瑙器 寶鐵兵器 斜合黑皮 褐黑

絲 門得絲 怕里呵 褐里絲

絲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疋

五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正 燕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二

州縣載記

契丹自太祖太宗初興戰爭四十餘年吞併諸蕃割據燕雲南北開疆五千里東

西四千里共二百餘州建五京五處

燕京三司 西京轉運 中京度支 上京鹽鐵 東京戶部錢鐵司

大藩府六處

南大王府 北大王府 乙室王府 黃龍府 興中府 奚王府

錢帛司三處

平春路 遼西路 平州

節鎮三十三處

奉聖州 雲內州 長春州 龍化州 海北州 貴德府 蔚州

應州 朔州 綿州 乾州 顯州 震州 遼州

咸州 瀋州 薊州 復州 慶州 祖州 川州

成州 棗州 懿州 宜州 坤州 平州 辰州

興州 同州 信州 饒州 建州

建觀察防禦團練使八處

武安州 永州 秦州 高州 利州 寧江州 歸州

廣州

刺史州七十餘處

德州 黔州 潭州 惠州 榆州 營州 灤州

勝州 温州 巖州 歸化州 □州 松州 思州

山州 武德州 通州 韓州 烏州 靖作○清州

寧邊州 賓州 祥州 新州 衛州 降聖州 燕州

海州 淶州 銀州 遼西州 鐵州 開州 保州

薊州 北安州 岳州 嘉州 集州 連州 濱州

宏東州 肅州 威州 古作○石州 仙瀾州 文州

蘭州 慎州 拱州 安州 渝州 河州 雙州

宋州 涿州 易州 檀州 順州 薊州 雍州

東州 海州 東勝州 承恩堂刊本 景州 許州 招州

康州 錦州 來州 儒州 雲州 平州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外見記五處

金肅 河清 曷童 五花 振武

諸蕃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荊州 問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員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粟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麓州 宗州

控制諸國

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 置西路都招討司 奧隗部族 衛驢駒河統軍司 倒撻嶺

衙鎮撫韃鞬蒙骨迪烈諸軍

雲中路控制夏國 置西南面都招討司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

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

燕山路備禦南宋 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

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竝隸總管府

上京路控制奚境 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惕隱司大國舅司太常充司五

院司六院司 ○或無六院司字 沓溫司 ○溫一作濕可二字

遼東路控扼高麗 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

統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杓窠司

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 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

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

四至鄰國地里遠近

東南 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 至五節度熟女眞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關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稅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於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竝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 至熟女眞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五節度熟女眞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兩三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賚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蕃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 至生女眞國西南至熟女眞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

耕養

作鑿

○又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竝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

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

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耳

此下承恩堂刊本有南界二字

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

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

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

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

之物及與北蕃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

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

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

蛤蛛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

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為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

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鶻

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 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鞞鞞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

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 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

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

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 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竝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眾入

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邇後更不復爲盜惟以

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 至鼈古里國

又西北

又次北近西 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

族內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

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蕃部

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三國爲害無柰何蕃兵困乏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 至生吐蕃國又西北黨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黨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西夏以刊此二字承恩堂黃河爲界○西南至鱗州府州界○又次南近西

定州北平山爲界○又南至霸北界河○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爲界○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又南至安肅軍自澗河爲界○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爲界○又南至海

四京本末

上京（太宗建） 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卽行海岸俯挹滄

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蕃語山爲胡都水爲烏其東北三十里卽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

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

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个四曰本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

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亙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太宗建) 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

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

絕天下膏腴蔬蔴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
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者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蕃漢
雜鬪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閒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
武之國也

東京(太宗建) 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

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為強
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
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其地潮濕水毒中京東盛水無御山並北奚王盤營在青亭臺由古北口至中
京正路二四程路二曰莫實東三曰莫个四曰本且正曰室軒并路一千餘人欲
宅文之思蘇丹宜氣以爲之圖者不勝而著據盤營設其其於蘇丹滿途依
中京(本正合人欲也) 中京在東奚國正水地濕氣本國重莫其武東滿附
其地雖不顯則法曾然流也蘇丹父王本葉山三十里高亦顯大五里又附合水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三

族姓原始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

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承恩堂刊本無

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復賜后族姓蕭氏蕃法王族

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漢人等亦同此故北蕃惟耶律

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

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

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

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

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稱皇帝○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

王雄所殺眾遂潛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至唐末契丹始盛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更八部名各立

此六字承恩堂刊本作分

爲八部

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一

一〇或無

以次

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

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

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

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

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

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

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

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

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兵

作甲

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珊有眾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措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畱數百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越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漠漢兵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黨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三萬餘眾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相交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眾卽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

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官

承恩堂刊本作宮都

總官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營都

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

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

木古

一○舊校云作直字

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

承恩堂刊本無古字

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

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軫轄遙輦党袞

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頗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大帥一

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

馬祀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

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得

○一人戶

馬牛金帛及其下

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營

○一宮

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

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

本承恩堂刊作民堂

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

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

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連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

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

作〇一比

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

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

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卽射柳枝譚子唱蕃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

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蕃官皆蕃服國主與漢官則漢服蕃官戴氍冠上以金華爲

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

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襪紫粘鞞帶以黃紅色縑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

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攔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

阜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

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

削樺爲箠，勒經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扞腰。宋眞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事，已卽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竝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鴈鶩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陁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倣鹿鳴，旣集而射之。宋眞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宰，承恩堂刊本作殺鳴錐，每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

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氈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氈帳，籍草圍碁，雙陸或深澗張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關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四

王沂公行程錄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一作丙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卽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卽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一作此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屈曲登涉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

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

一本此下有路字

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

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

一作偏

槍

一作槍

嶺四十

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道鳥

承恩堂刊本

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

又過墨斗嶺一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

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

命善歌善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

一作追

所居室

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惟有蕃戶百餘編荆爲

籬鍛鐵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

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當

一作富

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

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

中京大定府城垣庫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

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

德閫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卽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麩粥炒糲

富鄭公行程錄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塞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又云卽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卽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

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卽堅冰云

余尙書北語詩

余靖尙書使契丹爲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夜筵設罷也修盛臣拜洗

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魯拜舞也祝若統福佑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

可忒無極也國主舉大杯謂余曰能道此余爲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爲醕觴

刁奉使北語詩

刁約使契丹爲北語詩云押燕移移離畢官名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餞行

三匹裂匹裂似小木器以木爲之加黃漆密賜十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五

胡嶠陷北記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路崖狹作隘一本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

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

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亙有路北下

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

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日一作百里二字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

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岸崖又作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

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苦太

寒則就温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籍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作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

渡蔚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及遂及述律后太祖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鑱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

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擄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一作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麀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一本無南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嫪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有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嫪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觚河夏秋冰厚二○一作三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剌子其人髦首披布

爲衣不鞞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
五騎遇一轆刮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
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
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
之使逃歸與其笱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笱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
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四遺十人齎乾餼北行窮
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
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
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一作干邪堰云自此
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矣契丹謂嶠曰契丹
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
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所擄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記云

張舜民使北記

殺狐林 契丹主太宗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并母

后大臣北歸於鄴西愁死崗得疾至變○一作樂城殺狐林而崩其愁死崗者本陳思

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一作思號愁思崗訛爲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中射殺

一狐因以名之

兜元國 契丹上京曾有人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

兜元國也

割馬肝 張舜民使契丹是時耶律永興姚跋洞二人接伴舜民因問北馬有割

去肝者遂無病能行果否答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

十喪八九

雕窠生獵犬 舜民又問北地雕窠中生獵犬果否答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

前有二隻其性頗異每獵而獲十倍於常犬

吹葉成曲 胡人吹葉成曲以蕃歌相和音韻甚和

銀牌 銀牌形如方響刻蕃書宜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者

佛妝 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輜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六

諸蕃記

奚國 太祖初興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軍後為中京詳見前志

古肅慎國 古肅慎城方作〇一五里在渤海國東三十里遺堞尚在

室韋國 字作〇一或為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室韋路出和

龍北千餘里入室韋國與奚契丹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有南室韋北室韋其俗

丈夫皆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蘆蔭為屋如氈車狀度水則

束薪為楫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

獵麋鹿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阨作〇一倚木

而行太祖併諸蕃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新羅國 新羅在高麗國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

宮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

軍每月且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兼

種服色尙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羅國王誦自契丹承天皇后初臨朝入貢其後王誦爲部下所殺立其弟詢契丹以王詢不進貢興兵北討十年方罷兵新羅依舊朝貢

高昌國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

石磧氣候温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漑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三作○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北主評價

女真國 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渌水之源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北近室韋其地乃肅慎故區也地方數千里戶口十餘萬無大君長立首領分主部落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後爲契丹所制擇其首領

此二字承

恩堂刊本
作舊長

世襲又於長春路置東北統軍司黃龍府置兵馬都部署司咸州置詳

穩司分隸之

此下承恩堂刊本有後屬於契丹其後常遣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出適待之後求海

東青使者絡繹持大國使命惟擇女真浸忍遂七十六字問其有及閱閱高者女真浸忍遂七十六字

黃頭女真 黃頭女真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

河東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其人黠樸勇鷲不能別死生契丹每出戰皆被

以重札令前驅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嗚熱者國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太祖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

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

契丹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樽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

聚觀之閒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

載以歸婦之父母知亦不為之顧畱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

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

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閒有遇毒而斃者族多姓李

渤海國 渤海國去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腳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為姓

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抵
與他姓相結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
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眾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男子多智謀驍勇
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自天祚之亂金人破城慮其難制轉徙他
所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榦
○一作餘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貨○一作賣而去其居故地者仍歸
契丹舊爲東京置畱守有蘇扶復等州蘇與宋○一作萊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隱
隱聞鷄犬聲

契丹國志卷之二十七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
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蕃
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
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穰度之法北呼此
謂之妳捏離漢人譯云妳是丁捏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以青繪爲幟刻龍象銜之或爲蝦蟆

人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董天未知所從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北呼此節爲轄里
漢人譯云轄里是請討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
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

是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

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蕃漢臣僚各賜艾

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節爲耐賽離
又以雜絲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粉脂囊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蕭姓者亦名轄里固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

四日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蕃樂設宴至暮國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

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伍大喊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爲賽離

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

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為担褐妳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妳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

蕃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北呼此節為必里遲離漢

人譯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承恩堂刊本萸研酒灑門戶閒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

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槍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堆塚國

主與押蕃臣寮望木葉山葬太奠酒再承恩堂刊本用蕃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

神云寄庫北呼此時為戴辯承恩堂刊本漢人譯云戴是燒辯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羊白馬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北望拜黑山奠祭

山神言契丹死魂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

然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凡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物各萬

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一本無契丹死魂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十三字

臘月 臘月國主帶甲戎裝應蕃漢臣諸司使已上竝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

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呼此節爲紗○一作離離是戰時

是時戰時也
治盜 正月十三日放國人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

不出
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刺七聲

舍利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驢十頭馬百疋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

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

卷二十七 歲時雜記 二一五

入恐穢其閒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其俗剝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槩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

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瀨水叢生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

七角色黃味如栗

○一作栗

螳螂 渤海螳螂紅色大如椀螯大而厚其脆如中國螳螂螯巖舉鮫魚之屬皆有之